

第十三回 定國公早朝上本 林正國權為西賓

話說林璋氣不留命，望河內一跳。這河好不利害，白浪滔天，水勢兇猛，兩岸的人，看見林璋在水中冒起。眾人喊道：“快快救人！”又見下面來了三隻官船，岸上有許多繃夫，船頭站立許多家丁，艙門板上正站著定國公。

原來是定國公徐弘基，到五雷山朝香，今日方回。徐千歲正坐艙中，猛聽得兩岸上人聲嘈雜，因問道：“為著何事，如此喧嘩？”家丁跪下稟道：“方纔岸上有一人不知為的甚事，跳入河中，這些百姓喊叫救人，眾人下水救他，故此喧嘩。”徐千歲聽了此言，忙傳鈞諭：不論軍民人等，下水能救得此人，不論死活，賞銀五十兩。鈞諭一下，那些百姓喊叫道：“千歲爺有諭，如有救得此人者，不論死活，賞銀五十兩。”正是：

亂紛紛翻江攪海，鬧吵吵地裂山崩。

那些百姓亂紛紛喊叫，這天津衛，都是卸空了的糧船，那些水手聽得此言，都想要這五十兩子，不顧性命。祇聽得撲咚咚，一連跳下七八個，指望救他，怎奈水勢洶湧，白浪滔天，那裏去尋。

有個九江幫人，正坐在船梢上，拿了個窩碗喫飯。見一個人剛剛在他船邊冒起來，依然又沉下水去了。他就把手中碗一擲，撲咚一聲跳下水去，一個余子到底。事有湊巧，財有應得，剛剛一把手抓住，托出水來，兩隻腳踹著水，一隻手劃著水，奔到岸邊。百姓們看見齊聲喝采道：“好本事。”那人到了岸邊，將林璋夾到船旁，放下稟道：“投水之人是小人救起。”徐千歲站在弔窗跟前看得明白，問道：“是死的？是活的？”那人將手在他心上一摸，稟道“還有氣呢。”徐千歲吩咐，住船。

三棒大鑼一響，將船停住，把投水之人帶來。水手忙把跳板搭起，就將那投水之人抬上船頭。千歲將虎爪一摸，還有些微氣息。吩咐家丁快取鍋來，家丁答應，到梢後取了鍋來，放在船頭。三四個家丁將他抬起，伏在鍋臍之上，命家丁賞撈起人來的人，銀五十兩。那人得賞，叩謝而去。

千歲爺也不進艙，就坐在將軍柱旁，那林璋口中吐出清水，祇不能言語。千歲傳諭開船，即刻鑼聲一響，鼓篷上吹打三通，千夫拉繃如飛而去。

不多時見林璋吐了一船頭的清水，低低歎了一口氣。千歲道：“回生了，快取姜湯來。”登時取到，將他扶起灌下姜湯，祇聽見腹中骨碌碌的響，響了一會兒。不一時林璋將眼一睜，又閉起來，口中罵道：“奸賊逼我到閻羅殿前，我一一告你。”徐千歲聽了好不發笑，吩咐家丁替他換了乾衣服，帶進艙來見我。千歲進艙，家丁忙替他換了衣服。

林璋此刻纔知人事，低低哭道：“我林璋自被奸臣之辱，氣忿投水而死，不知誰人救起我來？做了再生之人。”家丁道：“是我家千歲爺定國公徐弘基救活你性命，慢慢的帶你進艙去見千歲爺。”林璋聞言方知是徐弘基，隨家丁進了艙中，見定國公端坐在虎皮交椅之上。

林璋上前跪下道：“落難舉子，蒙千歲活命之恩，願恩公千歲！千歲！千千歲！”徐弘基問道：“你是那裏人氏，有甚冤屈投水，你可慢慢講來。”林璋見問，哭訴道：“千歲爺在上，聽舉子細稟：舉子乃浙江金華府人氏，因到京中會試。”千歲道：“今日乃是頭場，為何不去，反來投河是何緣故？”林璋稟道：“皇上欽點花榮玉做了大主考，不許雙木林姓進場。舉子不知其情，當面就問：還是奉旨的，還是太師的尊意？那太師大怒，將舉子拿下，要打四十大棍，多虧眾官討情，不由分說，將舉子黑墨塗面，叉出貢院。”千歲道：“今科不許進場，還有下科，為甚的就投水？”林璋道：“舉子千山萬水，來到京師求取功名，榮宗耀祖。今日不許進場，豈不負了十載寒窗之苦？又將黑墨塗面，叫舉子何顏歸家？何面目見人？因此傷心著惱，故爾尋個自盡。不想蒙千歲救了性命，真乃天高地厚之恩，叫舉子何日報答千歲爺？”徐弘基聽了林璋一番言語，大怒道：“氣死我也！好生無禮！老夫數月不在朝，他就這般弄權，瞞混皇上。明日早朝上本，務要把這奸賊拿下，清理朝綱，剷除奸黨，是老夫分內之事。”林璋又磕一個頭道：“多謝千歲爺。”徐弘基道：“林舉子起來，坐下。”林璋告坐。

千歲問道：“昔日有一位太常寺林瓌，可是貴族麼？”林璋答道：“正是舉子胞兄，當日被花太師害了性命。”千歲歎道：“是位忠良，也死在這奸賊之手！”說話之間，祇聽得三棒鑼響，鼓篷上吹打三通，早已住船。岸上人夫，早已伺候千歲爺起駕，吩咐家丁，用小轎將林舉子抬到府中。家人答應，不一時千歲坐了大轎，擺齊執事，三聲大炮進城。文武百官那個不知定國公回朝，人人懼怕與他。到了府第下轎，竟入書房，也不回後堂，就在燈下寫了本章，過宿一宵。到次日五鼓，直往午門見駕。正是：

五更三點著朝衣，文進東來武進西。

三下淨鞭鐘並響，階前虎拜是三齊。

天子登殿，文武朝賀已畢，王開金口問道：“有事，出班啟奏，無事散朝。”言還未畢，黃門官啟奏，今有定國公進香回來，現在午門候旨。天子聞奏傳旨，快宣進來。黃門官領旨走出午門：“聖上有旨，宣定國公朝見。”徐弘基答應領旨，來至金殿上，品級臺跪下奏道：“臣定國公徐弘基朝見，願我皇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”皇上開金口道：“皇兄分身，一路風霜，寡人過意不去。”叫內侍取金賜坐。徐弘基謝恩起身坐下。天子道：“皇兄把朝山之事，一一奏與寡人知道。”徐弘基俯伏奏道：“臣冒萬死之罪。”天子笑道：“皇兄當有何罪？赦卿無罪，快快奏來。”弘基道：“臣有短表，冒奏天顏，望乞聖裁。”兩班文武聞知，盡皆失色，暗道：定國公他是昨日回來，今日面聖，他就有本章奏與皇上，不知他所參的那一位官兒？

不講眾官個個耽憂。單言徐弘基早把他的本章呈上，接本中書，隨將本章接了，擺在龍案之上。天子展開看了兩行，不覺大驚，原來此本就是參花榮玉，從頭至尾看完，冷笑了幾聲，心中暗想：不知此本可能參得倒花榮玉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